

*A PIGN
PROVINCE*

普罗旺斯

[美] 乔治妮·布伦南 著 黄声华 译

普罗旺斯在哪里，
天堂就在哪里……

*A PIG IN
PROVINCE*

普罗旺斯

[美] 乔治妮·布伦南 著
黄声华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普罗旺斯/(美)布伦南著;黄声华译.—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2.6
ISBN 978-7-5104-2943-9

I. ①普… II. ①布… ②黄… III. ①饮食—文化—法国②旅游指南—法国 IV. ①TS971②K956.5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10482号

普罗旺斯

作者:(美)乔治妮·布伦南

责任编辑:杨磊 兰荣

封面设计:孙丽莉

责任印制:李一鸣 黄厚清

出版发行:新世界出版社

社址: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100037)

发行部:(010) 6899 5968 (010) 6899 8705(传真)

总编室:(010) 6899 5424 (010) 6832 6679(传真)

http://www.nwp.cn

http://www.newworld-press.com

版权部:+8610 6899 6306

版权部电子信箱:frank@nwp.com.cn

印刷:北京华忠兴业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新华书店

开本:880×1230 1/32

字数:161千字 印张:7.5

版次:2012年6月第1版 2012年6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104-2943-9

定价:29.8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010) 6899 8733

前言

二年级的时候，我撰写了我的第一本烹饪书《我的食谱》，这本书由我的母亲保存着。她去世后，我在旧皮箱中找到了原稿，那个皮箱珍藏了她生命中所有的回忆。我用铅笔歪歪扭扭地在书的四大张纸上写下了一些食谱，包括雪花香蕉（混合着奶油的香蕉泥）、兔耳沙拉（用杏仁做耳朵插在梨上，还有一个甜樱桃在莴笋叶上当做鼻子）、柳橙奶油蛋糕（橙汁与搅拌后的蛋清的混合物）以及草莓油酥松饼（将切碎后的草莓与搅拌后的奶油加入磅饼^①中）。而两张黄色建筑半页图，就成了这几页纸的封面。

那个时候，我是一个忙碌于厨房之中的早熟儿童，七岁的我陶醉于和父亲一起制作鲍鱼炖肉以及和母亲一起搭姜饼屋^②。再大一点后，我和我的男朋友一块儿在自助采摘果园^③里摘玉米和草莓。那时，橘

① 磅饼：用糖、奶油、面粉各一磅制成的糕饼。

② 姜饼屋：姜饼屋是放在圣诞树下作装饰用的甜品，用焗好的姜饼（圣诞节时吃的小酥饼，通常用蜂蜜、红糖、杏仁、蜜饯果皮及香辛料制成）组合成迷你小屋等各种形状，再用糖果和装饰品装饰。

③ 自助采摘果园：即 U-pick，可以一边摘一边吃。

子郡^①漫山遍野都是自助采摘果园。我还和男孩子们一起用我家院子里的杏仁烘焙水果蛋糕。爸爸去世的那年，十六岁的我负责烹制感恩节大餐，和祖母一起制作水果罐头。然而，是普罗旺斯的食物，而不是加州的食物，决定了我的生活之路。

普罗旺斯告诉了我食物的意义，不仅仅在于烹饪或享用，而是具有更深、更广的内涵。我体会到聚会、狩猎和种植食物是某种生命的一部分，这种生命印上了季节的记号，并将人们互相连接，紧紧地系于土地之上。

每个季节都有它特有的食物：秋天的野蘑菇、春天的野芦笋、夏天的西瓜和桃子、冬天的根茎作物和松露。对于食物的来源，普罗旺斯人有着一种共同的热爱。我注意到普罗旺斯人的共识和欣赏之处不仅仅在于食物本身，还包括了有关食物的技巧和必需的知识，像种植味甜的西瓜，培育制作沙拉的鲜嫩蔬菜，在漫布着野生百里香的山坡上放牧羊群或制作爽滑鲜美的山羊奶酪，这种欣赏和共识将伴随着食物一起呈现在餐桌上。

在普罗旺斯，我的邻居们向我展示了如何去理解这片围绕在我周围的土地，他们还告诉了我这片土地会带给我们什么。他们教会了我如何寻找和烹饪蜗牛，如何提取脂肪、种植马铃薯和搜寻野蘑菇；他们还教会了我如何烤沙丁鱼，用杵和白制蒜泥蛋黄酱，用吃剩的面包炖成蔬菜蒜泥浓汤以及挑选鲜鱼。我逐渐地明白了，当一个人流连

^① 橘子郡：美国加州的橘子郡（Orange County），是个港湾城镇，很多美国白人中产或富裕家庭居住在那里，也是个很著名的旅游胜地。

忘返于一顿美餐中时，品尝本身便已让人回味无穷，寻找食材和烹调食物也同样如此。

将近三十岁的时候，我开始了在普罗旺斯的生活。在那里，我养猪，卖自己做的山羊奶酪和邻居们烹调美食。我认识到美食是生活的中心所在，这不是出于享乐主义或者维持生命的目的，而是因为美食将我与先人们联系在了一起。它是连接我与土地、朋友以及同一餐桌上的家人们之间的纽带，它也将未来世界带到了我面前。在这个脆弱易碎、变化无常的世界上，美食却是恒久不变的存在。

我从未刻意成为一个获奖无数的烹饪作家，或者在普罗旺斯开设厨师学校，也从未刻意在美国教授普罗旺斯的饮食课程或者成立蔬菜种子出口公司。这些事情都没有包含在我对普罗旺斯的热爱之中，这种热爱的产生是因为普罗旺斯人以及食物带来的生活感。在这些岁月里，普罗旺斯从未让我感到失望。普罗旺斯就如同美食——恒久不变。

从一九七零年起，普罗旺斯和我的生活显然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然而我们之间的关系仍是一如往常。我到达尼斯的机场，带着低落的心情飞越地中海，前往阿尔卑斯山脚的白色之城。我驾驶着租来的车，在A8高速公路上一路向西，掠过两旁高高耸立的公寓大楼、呼啸而过的公共汽车、堵塞的车道和一棵棵棕榈树，然而，一过夏纳，一种平静的情绪便悄然而至。在摩尔，A8公路西侧那一座座崎岖火红的小山安安静静地矗立着，东侧的农舍仍在原地，市场花园也完好无损地围绕在它周围。四十五分钟后，我在德拉古尼昂下了高速，开始驶向法国内陆。我理所当然地认为那里的一切都会有所改变，因为我上次去那里已是六个月以前了。我对自己说，普罗旺斯并不会如我想象中一

般完美，我要做好失望的心理准备。我将在那片土地上看到满眼的广告牌和遍地的房产开发，葡萄园被推倒了，小镇消失在蔓延的城市郊区中，咖啡馆关闭了，也没有人在慢慢享用午餐。这些年来，的确发生过这些变化，然而这种趋势似乎被控制住了。我放下了提起的心，因为我看到了熟悉的咖啡馆中人头攒动，露天市场里挤满了小贩和顾客，还有小镇上的商店也仍然在原处。

我停车买了奶酪、火腿、法国棍式面包和橄榄油，然后继续驾车深入内陆。一路上，我穿过了橡树林和松树林，路越来越窄，最后，我终于到达了自己的家，它就在一个小山谷边上。

这座石头房子隐隐约约显得十分高大，它在欢迎着我。我打开门，闻到了一阵新鲜的石蜡香和柴火的烟味。邻居们为我准备了整盆的水果，并在一个花瓶里插上了鲜花。屋里有张便条，询问我是否愿意参加七点半开始的晚餐。年复一年，普罗旺斯迎接我的一直是美食，友情和一种归属感。

马上，我将会和我的朋友们一起坐在桑树下，或围坐在炉火边。这些朋友们陪伴我走过了大半生，他们教给我普罗旺斯的生活方式；他们和我一起饮茶、品酒，谈论天气、收成、小镇的政治、新食谱和孩子们。然后，我们将会坐到餐桌旁，用好几个小时来享用一餐简单的菜肴。如果是在夏天，那么上的第一道菜也许会是烤辣椒凤尾鱼，而在秋天，将会是野蘑菇沙拉，接下来的一道菜会是肉厚的珍珠鸡或者香草烤猪肉，然后是奶酪、煮水果或者水果蛋糕。我那普罗旺斯生活的旋律又开始奏响了。

我所希望的是，通过这本书，我能与我的读者们分享一段绝妙的

生活。在这个充满了乡村韵味的地方，人们发自内心地欢迎我和我的小家庭，同我们分享他们所知道的，告诉我们在这一片祖祖辈辈生活的土地上，他们所特有的生活方式。也正是在这片土地上，我懂得了美食在我们生命中所能扮演的角色，那是无论身在何方都不会改变的。我的笔下蕴藏着这种精神，然后我写出了这本书中的故事，这些故事有关膳食、孩子、动物、美食、美景和家。故事按篇章排列，都松散地围绕着各自的中心思想，例如山羊奶酪或者猪群，或是漫长的夏日聚餐，然而这些故事都在讲述一种生活，在这种生活里，有着共同的友谊以及对于美食的热爱。

目 录

CONCENTS

- 关于山羊奶酪的个人经历 / 1
- 普罗旺斯的猪 / 39
- 蘑菇之恋 / 67
- 所有人的普罗旺斯鱼汤 / 101
- 漫长的夏日聚餐 / 129
- 大蒜和伟大的蒜泥蛋黄酱之精髓 / 161
- 绵羊和白葡萄酒煨羊蹄羊肚卷 / 181
- 婚礼蛋糕 / 207
- 结束语 / 225



第 1 章

关于山羊奶酪的个人经历

第一群山羊 莱西死了 瑞丽尔小姐的建议

蕾妮特产下了羊崽 农场待售的奶酪



“这些要多少钱？”唐纳德问。这时，我们正站在普罗旺斯内陆的一个石筑谷仓里，周围挤满了那些长角的动物，它们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我们。三岁的女儿埃塞尔握紧了我的手。那些动物朝我挤过来，用鼻子拱着我的大腿，还轻轻咬着我的夹克衫衣角。屋顶上吊着的唯一一个灯泡投下昏暗的光线。借着这灯光，我能辨认出一大群山羊的黑影一直延伸到谷仓深处，我也能感觉到它们带来的一种压迫感，因为这些山羊正缓慢而坚定地向我逼来。刺鼻的羊膻味，谷仓地板上散落的新鲜牧草的香味，地面散发出的淡淡而又潮湿的泥土芳香，以及在这个古老谷仓里曾经生活过的所有动物的体味都涌入了我的鼻腔。它们的体温使这些气味更加浓郁。虽然是在寒冷的十一月，谷仓里却是温暖而安逸的，那泥土的芳香使人感到如家般安适自在。

“唔，我的朋友，很难决定啊。你想要多少？它们都怀孕了，九十月的时候就怀上了小羊，然后到明年二三月就会产崽。”牧羊女身体的大部分重量都倚靠在拐杖上，这让她更显苍老。她穿着层层叠叠的黑色衣服，脚上是黑色羊毛袜，这种袜子在战前法国的电影中并不鲜见。她身上唯一的颜色是派克大衣的深蓝色和脖子上十字架的金色。一条黑色的羊毛围巾在她下巴处打了个结，包住了她的头发。

我们必须养足够多的羊才能维持生计。一个月前搬到普罗旺斯时，我们带来了加利福尼亚大学和美国农业部发行的小册子。根据这些小册子，我们计算出一头肥壮的羊一天能产下一加仑的羊奶，而一加仑羊奶能够制成将近一磅的奶酪。法国朋友们曾经告诉过我们，二三十只羊产的奶制成的奶酪足够我们维持生计了。

“你为什么要卖了它们？”我问。

“噢，年纪大了，养不了这么多了。我养了有三十多只呢。”她朝四周看了看，然后指着一只高大肥壮的羊，它身上雪白的羊毛中还掺杂着黄褐色。“我打算卖给你那只。看啊，它就是个美人。我叫它蕾妮特，我的小王后。它是个产奶能手，四岁左右吧，它总是能生出双胞胎。”

她穿过谷仓，把拐杖夹在了胳膊下，抓住羊角，掰开羊嘴。“过来看看，看它的牙齿多好啊，它还是个妙龄少女呢。”

她拍了一下蕾妮特的腹部，放它走了。蕾妮特迈步走向了另外一只远离羊群的山羊。这只羊身上棕黑色的羊毛粗密冗乱，疤痕累累的黑色羊角向头后方高高地伸了过去。

“这是莱西，领头羊，不过也像我一样老啰。”

我期待着这个女人会“咯咯”地笑起来，然而她没有。她叹了口气，然后说：“它现在不断受到一些青壮年羊的挑衅，不过它还能威风好几年。”

唐纳德走到了这只羊跟前，轻抚着它的头。它用黄色的眼睛和如墨般漆黑的瞳孔盯着他。“你还卖其他羊吗？”

“让我想想。我还可以卖给你这头羊，它叫欧蕾咖啡。”她指着

一头高大的奶油色的山羊说。它的毛很短，神色傲慢。“要对付它可不容易。你必须让它知道谁才是老大。它一直想取代莱西的地位，当上领头羊。”

好像是为了证明这句话，欧蕾咖啡绕到了莱西旁边，往它屁股上狠狠地踢了一脚。莱西迅速地转过身，结实地踢了一脚回去，这一下踢到了欧蕾咖啡头上，谷仓里响起了骨头相撞的回声。埃塞尔把我拉到身边，紧紧地握住了我的手，然而她的目光还是落在那两只交战的羊身上。

“够了！停下来！愚蠢的畜生！”妇人朝那两只羊吼着，还用拐杖威胁它们。莱西低头怒视着更为强壮的欧蕾咖啡，谷仓又回复了平静。

“欧蕾咖啡怎么没有羊角呢？”我问。

“在它们小时候，有时我会把它们羊角削掉，它的就是这样。那羊角似乎会越来越扭曲。”

她继续推销着她的产品。“欧蕾咖啡还只有三岁，去年它生了三胞胎。多棒的山羊啊！”她指给我们看其他四只要卖掉的羊，还始终精神抖擞地一一评价着它们的个性和生育状况。

唐纳德以每只羊三百五十法郎的价格和妇人成交了。他打算用两天时间挑选我们的第一群羊。我们互相握手道别，然后便转身朝空地上走去——我们的车停在那里。我检查了埃塞尔自己选的一顶橙黄色条纹针织帽，帽绳正紧紧地系在她的下巴上，于是我拉上了我的夹克衫上的帽子，重新戴上了手套。

当我们行走在这近乎废弃的村庄窄街上时，唐纳德轻声地述说着

这些危房散发出来的鬼魅感觉。透过房子裸露的屋顶能够看到腐朽的房梁，房子周围是一堆散落的石块。野生悬钩子的藤蔓冲过了一些废墟的阻挡，无花果树占领了其他树木的地盘。

很难想象凡尔东的埃斯帕龙曾经是个充满活力的村庄。现在我们完全可以联想到那妇人和她的羊群正如同历史遗物般生活在那里，坚守着遥远年代的生活方式。

很肯定的是，我们正在做的是完全不同的事情。毕竟，我们是在城里面买下了一间农舍，而不是在一个废弃的村庄里。还有，我们是大学毕业生。唐纳德毕业于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畜牧学专业。而且当我们制作传统的法国乳酪时，我们将会使用或者研究现代方法。然而，我还是有点担心，那是因为我们没有太多的钱，而我们必须成功。

我们第一步就是要学会制作奶酪。美国农业部发行的小册子上，指出了如何在美国市场上从事大型的商业奶制品生产和奶酪制作，却没有讲用新鲜羊奶制作奶酪的小规模生产方式。到现在为止，包括那个卖给我们头一批羊的妇人在内，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准确地告诉我们究竟该如何制作奶酪，除了添加凝乳酵素之外。

“妈妈，我们能不能也买些鸡和兔子？”埃塞尔问，这时我们正路过一个摇摇欲坠的鸡笼，那个鸡笼是用波纹锡和金属编织网围成的，还利用上了稍微坚固一点的废墟中剩下的三面墙。埃塞尔最喜欢的玩具是她的橡胶家禽，她很想拥有真的动物，能够和我们从加州带过来的狗——土恩（帕土尼亚的简称）——做伴。

“嘘。”我说，“不要这样大声。”我感到最好还是不要破坏这强大而厚重的寂静。

我朝她弯下腰说：“我们当然可以。每天我们都要喂鸡，还要收集它们下的蛋，还有让它们住进漂亮的房子。”

我不太确定要不要买兔子。养兔子就意味着要把它们杀了吃掉。我知道在一个真正的农场里（就像我们即将拥有的那个），你没办法把动物当宠物养，然而我无法确定我是不是对此做好了准备。我的家乡是南加州一个小小的海滨小镇，在那里，冲浪和日光浴是最平常的消遣，因此，我没有任何经营农场的经验。在这里，我经常见到的是鸡群——当我想象起普罗旺斯的乡村生活时，它们已是我脑海中固有画面的一部分。我能想象到的还有缓慢悠闲的生活，例如烹调、阅读、写作和缝纫，偶尔会去一趟巴黎，还少不了在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旅行——七年前，唐纳德和我还是学生，我们在享受为期一年的蜜月时，爱上了这些国家。



和这群陌生的山羊相处的头一个星期，简直是波折重重，我们也学得很吃力。羊群喜欢四处闲逛，随意吃食，而我们当然不能让它们这么干。我们房子下的小山谷里有一块土地，属于某个农场主，那里种着冬小麦，他当然不想看到他的庄稼被羊群吃得只剩下一点点。山谷的另一边是一大片松树和橡树林，往北部和西部一直延伸。如果羊群进入了森林，那么我们绝对找不到它们。这样，就只剩下房子四周的一公顷土地能放牧羊群，我们还必须看着它们。

我们还没有建围墙，所以我们不得不用一点点计谋来管住它

们。唐纳德用粗尼龙绳系在重型钩子上，然后用钩子套住山羊的项圈，我们像这样尝试着用绳子把它们带出去。它们不仅要吃草，还会一路拖着在它们身后的我们，因为它们一直想爬上房子旁边的梨树和桑树啃树皮，它们还会满怀斗志地想要爬上邻近小山包上的橡树和杜松。我的膝盖到现在还留着伤疤——这是某个早上那顽固不化的欧蕾咖啡使劲拖我的结果。

接下来，唐纳德往旧轮胎里灌满水泥固定住绳子。而后美国人的山羊锚马上成为了这个地区的新话题，这要归功于邮差，因为他的哥哥拥有村庄里唯一的酒吧。然而，锚对这群山羊根本不起作用。它们仍会冲进那片田地里，大口咀嚼青色的小麦，笨重的轮胎在它们身后轰轰作响，而我和唐纳德使劲追赶着，一心想把羊群带回家。

我们放弃了轮胎，取而代之的是深深插入地下的铁棍。这个办法也好不到哪里去。幸运的是，寒冷的天气和它们肚子里的小羊崽让羊群越来越满足于舒服地蜷缩在温暖的羊舍里，享用着我们喂给它们的紫花苜蓿和大麦。

虽然如此，我们还是需要更多的山羊。有人告诉我们，大约四十分钟车程开外的乐梦迪有两个放牧的兄弟，他们正好要卖掉几只羊。奥迪贝尔特两兄弟是这个地区的传奇。严寒的冬日里，人们能看到他们开着古董式样的黑色雪铁龙穿过村庄，那种车曾经在法国过去的黑帮电影里出现过。他们头上的贝雷帽拉得很低，车里坐着他们的“女管家”，那是一个穿着很耀眼的黑发女人，她跟他们住在一起。

他们还是在履行着伟大的季节性迁徙。夏季，他们赶着绵羊和山